

# 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理念与实践

# 之道

■ 中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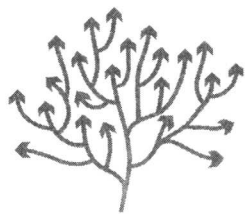
主编 俞立中

# 大学之道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理念与实践

■ 中册 ■

主 编 俞 立 中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教与学\*

**廖世承**(1892—1970) 字茂如,中国现代教育心理学家,曾任华东师大副校长。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高等科(理科),1915年赴美留学,在布朗大学攻读教育学和心理学,并先后获学士、硕士、哲学博士学位,1919年回国,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为东南大学)教育科教授。1927年起任上海光华大学副校长。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11月),廖世承出任国立师范学院(现为湖南师范大学)院长。自1951年起,廖世承先后任华东师大副校长、上海第一师范学院院长、上海师范学院院长等职,为发展新中国高等师范教育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主要著作及论文有:《师范教育与抗战建国》、《师范学院的使命》、《抗战十年来中国的师范教育》等。

什么叫做学习?学习是获得新的反应或变更旧的反应。换一句话说,学习是在变更人的行为或品性。历来各家所下的学习定义,大致相同。依照桑戴克以前的解释,学者得到相当变更就是学习。佛里门(Freeman)以为学习是变更遗传的反应和获得新反应。哥尔文(Colvin)以为学习是从经验中变更生物的反应。却推斯(Charlers)的持论稍有不同,他以为学习是养成欣赏和支配生活的价值。

马力逊(Morrison)最近贡献一种意见,学习是获得顺应能力。他说,真实的学习,在变更个人的态度,或养成特殊的能力,或获得应用的技能。能力,技能,不过为行为的各种方式。除了技能以外,各种学习结果,统可称为顺应能力。若照生物学的解释,顺应是在生物本质上发生实际的变更。马氏所称的学习结果,简单地表列如下。

---

\* 选自汤伯才主编:《廖世承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原载《光华附中半月刊》1935年第4卷第3期。

## 一、顺应的能力

1. 了解的态度
2. 欣赏的态度
3. 特殊的能力

## 二、技能

照马氏的意见,顺应是一个整个的东西,只有获得或不获得。各个人所费在获得的时间,或参差不一,但获得以后,就没有什么两样。技能是有差异的。各个人技能的造就,可深浅不同。学习到了纯熟地步,技能就达到最高峰。

怎样叫做纯熟?纯熟是完善的意思。学习达到完善地步,才算真的学习。否则只能说某人正在学,或略有进步,或差不多学到了。通常以学习动作和记忆的材料为真实的学习。马氏以为除非从动作和材料里边,得到了解的态度或特殊的能力,不能算学习。讲到这儿,我们要引进一个新名词,就是“学习的单位”。马氏以为学习的结果,可称为某种态度、了解、能力和技能。此种学习为整个的,所以叫做学习的单位。反过来说,学习的结果,并不是记忆的事实,回答的问句,做的习题,写的论文,读的书籍,或及格的学程。这是材料,这是练习,这是方法。从这些材料、练习、方法里边,可以得到真实的结果。用算学来说罢,算术中间包括不少的学习单位。比方一个小孩子学了加法以后,知道什么时候需要应用加法,并且对于加法的演算知道得很清楚。他固然也要犯无心的过失,或因做得太快而有错误,但他深切知道何时需要加法,并且做的时候小心在意,各种加法的习题,都能应付,那可以说,他学到一个单位了。

一个学程中可以学到一部分的单位,一个单位内不容许有局部的学习。真的学习与假的学习,分别就在这一点。例如一个小孩子演习算术题,教师同他说明某某题用加法做,某某题用减法做,某某题用乘法或除法做,他都可以做得不错。但让他自己做的时候,应当加的做了减,应当乘的做了除。多数的家长和教师都承认他学会了加减乘除,至少他们要说,他已经学会了一部分,实则他没有学到什么。他只记得数种数目的联合和获得一部分计算的技能。他并没有学到加减或乘除。要是他学到加法的话,第一他应当认识在某种情景下非用加法演算不可,第二他应当有应用的技能来实现他的认识。现在他只学到一些技能,真的了解,他并没有得到。

说在学习的单位中间,只有学得或不学得,并无程度参差可言。许多教育心理学家发生疑问,意见所以不一致,大概有两种原因:(一)“学习”和“学习单位”的意义,各人解释不一;(二)做功课(The Performance of Learning Exercise)和真实的学习相混。历来教师

试验学生学习与否,都以背公式、做习题、复述书中材料为标准。所以在考试的时候所碰到的问题,就是平日所学习的问题;教师凭了这样得来的成绩,批60、70、80、90等分数。实际所试的并非学习,乃各种学习工作。真的学习,只能在新的情景之下,用生活上的实际问题来考验。

学习纯熟的公式“Mastery formula”,马氏还有一种学说引起纷争的,就是常态的儿童,只要教得好,都能达到完善地步。怎样教法才算好呢?必须依照所提议的“学习纯熟公式”。公式如下:

预试——教——试验结果——变更方式——再教——再试——至纯熟为止

预试的目的,在使教师了解学生以前的经验。仿佛医生的治病,先须知道病情,再行开方。服药后,看病情有无变化,再修改药方;犹之施教以后,试验结果如何,然后斟酌情势,推测学生所以不了解的原因,重行施教。如是进行,至大多数学生已真实地获得学习结果为止。犹之医生反复诊视,必须病愈为止。可是医生诊病,都知道依照这个程序。教师教学,往往不问病情,径开药方,服药后的结果,更不去考查了。

关于这个学说有两点须考虑:第一,什么样子的儿童,可以称为常态的儿童?第二,现时教学方面,有无完善的诊断和补救方法?

关于学习方面,一般人的误解颇多!

**一、误解学习的材料为学习的结果** 最普遍的误解为注重事实的记忆,教材的复述,以及做规定的习题纲要等,这都不是真实的学习。真实的结果,大家都忘记了。各人都追逐于假的学习。结果造成一般读死书的人,于处世接物方面,毫不发生效用。这种教育,只能称为纸片的教育,书呆子的教育。

我们说这些话,并不是说观念、事实、见闻不占重要的地位。我们需要这些事实,需要记忆式的试验。但我们总须认定记忆这些事实,并不是最后目的,乃为获得学习结果的一种方法。倘使我们倾向在事实的保存,或牢记教师的话,必须偏重记忆,忽略应用,承认做功课为真的学习,反省的思想和顺应的能力就得不到了。

**二、误解分数为学业成绩的代表** 学生看见多记得事实,可以得到高分,他的心神,就转到分数方面去。他只要得到分数,任何方法都愿采用——强记、抄袭、作弊。结果堕落到更下一层,连做功课这一点都达不到。他非但没有养成良好的行为,连不良的态度都根深蒂固地造成了。并且定了及格分数以后,学生只求得过且过,不肯全心全意地研究学问。精神的训练,简直谈不到。

但也有人,在学校内成绩优异的学生,在社会上成功的机会似乎大些。分数是否可代表成绩?回答这个问题,须分别来说。如学生的目的,在追逐分数而不在获得真实的了解和能力,那么他的分数,未必能代表成绩。如学生的目的不在分数,而因他有持久的注意,不懈的努力,敏慧的鉴别,商讨的能力,才得到高分。那么,他的分数,可以代表他的

造诣。

评定分数,也很困难。真的学习,必须获得新的反应,应用在真实的情景方面。复述教材,并不一定表示了解。要创造一种新的境界,才得试验和了解能力。说得透彻些,只有生活上发生的实际问题,才能试验学习结果。

**三、误解学习的性质和应用** 有一个中学生参加公民常识测验竞赛时,得到第一名的奖品。他对于公民应具的理想、责任等,知道得很清楚。大家认他是一个好公民。不道过了数个月,他因为做了一件妨害公共秩序的事情,被警察拘了去。常人的批评,以为那个学生并没有真的了解公民的责任,他的话是空虚的。详细的审度,知道问题没有这样简单。历来的学校,只注重理智的了解,以为可以涵盖一切生活。对于欣赏的、情绪的反应,特别忽略。即以上述的例子而论,学校只供给了理智的学习,了解的反应,以为可以控制情绪和道德的环境。实则关于这一类的学习反应,应该偏重情感或欣赏方面,偏重态度及行动方面。马力逊说:“知道是非是一件事,善善恶恶,又是一件事。”前者是知识的问题,后者是欣赏及行动的问题。

所以不单是要知道何者为真实的学习,并须知道生活中什么情景需要什么学习反应。没有情感作用的事情,可用理智的学习来控制;需要行动的情景,仅仅理智的反应,便无济于事。当然,大部分的情景,需要各种的学习反应,然总有一种为主。

误解学习的性质和应用,还有一种坏影响。引用马力逊的话,英文至少需要四种教学法:文法应用科学的方式(A science type);文学须用欣赏的方式(The appreciation type);作文是一种文学的艺术(A Language art);拼法最须应用练习的原理(Practice principles)。文法同文学的差别很大,犹之代数同运动的差别。所以文法教得好的,文学未必教得佳。但现在统称为英文,教学的方法不分,结果哪里会好呢!

**教学的意义:**教的目的,在使学生学。要学生学,必须鼓励学生,引导学生,使学生处在学习的情景之下。传统的教师,喜欢带了学生走路,所以学生自己用不到认识路径。新时代的教师,要使学生行动时运用思想。领他们到十字路口,听他自己去决定往东或往西。学生在十字路口,才肯思想,才肯应用旧经验,应付新情景。

差不多在20年前司徒登(Stockton)曾写过一个短篇故事,叫做《女子与老虎》(*The Lady and the Tiger*)。故事中讲一个出身寒微的英雄与一个国王的公主发生恋爱。国王知道了,很反对这件事。他把那个青年关在竞技场(Arena)里边,叫他在场旁两扇门中间任开一扇门。倘使他开了一扇门,里面会跑出一个青年女子,国王要强迫他与她结婚;倘使他开了另外一扇门,一只老虎会出来把他咬死。那时节,公主坐在竞技场前面的望台上。她知道每扇门里边藏些什么,她可以做手势给她的爱人看。讲到这儿,作者用问题来结束他的故事,说:“究竟公主做的什么手势,跑出来的是女子还是老虎?”她愿意她的爱人投到别一个女子的怀抱吗?抑或她宁愿他“膏”老虎的馋吻?这是一个恋爱与嫉妒发生冲突的问题。某教师在英文班上把这个故事指定为阅读材料,课后听见一个学生说:“我把

这个故事细细地读了好几遍,要解决究竟公主预备做的是什么手势。”

那位教师的方法,很合教学原理,他把学生放在十字路口,等他们自动地追寻解决方法,他处于赞助地位。于此我们得到一个教学定义。教学是刺激、指导、支配或鼓励学习的一种历程。教学在开学习的先声,供给学习的机会。有的人以为学习是纯粹自动的,无须刺激和指导。让儿童自动的进行,发表他自然的冲动,就可达到学习的目的。这些人反对教师支配(teacher domination)学习的历程。他们深信教师不应该干预学生;教学在根据儿童的意志、动机、活动和方法,为启发学习的标准。另有一般人,对于教师又责望太重。他们以为只有在教师支配之下,才有学习。教师这样说,学生这么做,学习的目的就达到了。

这两种主张,可以说都趋极端。有的学习,确出于自动的意志。这种学习的效率很大,教师应设法鼓励。但完全以儿童的意志为标准,浪费时间,且妨碍真实的学习。并且专凭儿童的意志,是否可达到一切教育目标?所以成人的干预是不可免的。过分的干预,或致妨碍儿童的学习。过去的教学,因为教师的活动太多,致结果无学习可言。不过学习必须有正当的刺激或指导。概括地说,教师的活动,在引起学生的活动;教师的成功,在使学生得到学习的反应。有人说得很好,教师的工作,在帮助学生做好他应当做的事。(To assist the pupil to do better what he will do anyway.)我们可再进一步说,教师的工作,在使学生乐意地做他应当做的事。

某校在学年终了时,教师须在报告单上填写某种学程有某某学生不及格。学校当局把报告单上的标题改为:“下列学生我无力使他们升班。”有一位老教员愤然作色,不愿用新标题,谓学生不学,不是教师的过失。但这位老先生没有知道,通常的儿童在适当的情景下,如教学得法,不致学不到什么。

又有一位先生在放假时同家长说:“我很感谢你把你的子女委托给我。你以前所尽的心力,已经替他们树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工作和游戏方面都有适当的兴趣。现在我把他们送给你,他们的体格比前强壮些了,体高增进些了,意志更自由些了,能力更接近教育目标了。我希望假期后你仍旧把他们送来,我必有以酬答雅意。”这位先生可说真能了解他应尽的责任,对于青年真有爱护的热诚。

教师怎样可知道如何指导、鼓励和支配学习?初当教师的人,第一须知道学习的性质和历程。换一句话说,他对于教育心理学须有相当的研究,对于教学工作须有实地练习。第二须了解学习的人。有人问画家为什么他的作品颜色如此鲜明。他说:“这很简单,只须数种颜色配合得当罢了。”画图如是,教学亦然。但说来容易,做去却难。颜色是死的,人是活的。配合死的颜色,已经神妙莫测;教导千变万化的活人,更不可方物。现时盛行的智慧测验、教育测验、新法考试、活动式的指定作业、诊断方法、学习指导、熟习公式以及各种个别教学法,都是预备适应千变万化的活人的。第三教师须知道教材的组织和应用的工具。他对于所任的科目应有专门的研究,对于该科的教学法,也应加以注意。要知任

何学习,有普遍的原则,有特殊的方法。例如证明一条规律的过程,不论教小学的算术或教大学的高深数学,原则没有什么不同,但所发的问句,所做的习题,当然依特殊的状况而定。

偏重原则和公式是否发生危险?原则不过数条,方法以千万计。不论用何种方法,只须能达到原则,就是好方法。所以方法不能拘泥,要因时因地因人而施。教学需要判断、想象、创造和热心,比他种职务来得困难。许多人把教师的事业看得很轻,以为中材下驷、尽人可能。所以如此,有数种理由:(1)薪金低,因为能力稍次的,也滥于其间;(2)缺乏度量教学效率的标准;(3)一般人不了解怎样算是好的教学。他们以为专门知识是最重要的条件。实则有了知识,尚不能操满意的左券。教学是非常复杂的事情,需要高等的智慧、能力、灵敏、人格和训练。

不过教师纵然好,学习的最后一步,还在学习的人。杜威说:“人家没有买,不能说卖掉;人家没有学,不能说教了。”屈伯力克说:教:学=卖:买。教的人尽管说得天花乱坠,要是学的人听而不闻,教的效果便等于零。

好的教学,须合乎下列几条标准:

(1)好的教学在教材和目的方面,均须有教育的意义。有的教师口才并不坏,但他没有具体的教学目标;有的教师所提示的事实和原则并不错,但因为进行的方法不对,不能引起学生良好的反应。

(2)好的教学,须让学生有自行发表的机会。教师教学,切忌呆板,学生丝毫无活动余地。要知幼稚园的学生,也能发表自己的意见,也应使他有考虑的机会。教师苟能容纳学生的意见,教学进行时,便容易唤起学生的兴趣,容易使学生认为课内的问题是自己的问题。

(3)好的教学,是生活的片段,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经验考虑各项问题。因此,教师须注意课本以外的资料,须使教材与学生的生活发生关系。

(4)好的教学,使课室变成行的实验室。教师不重虚空的理论,处处以实用为前提。他常鼓励学生,自行尝试,探求真理。

(5)好的教学,使学生体验生活内有价值的事情。帮助学生放弃个人的私见,培养同情的态度,欣赏自然的真美,竭尽自己的责任,追求知识的宝藏——使他们了解人生的真意义,得到人生的真快乐。

(6)好的教学,在促进学生有系统的生活,使他们追忆过去,批评现在,估计将来。进行任何工作,都能瞻前顾后,把所得的经验,归入系统的范围以内。



# 教书·教学·教育·师范\*

**张作人**（1900—1991）原名念特，号觉任，江苏泰兴人。1921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博物部。1930年和1932年分别获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理学博士和法国史太堡大学科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中山大学教授。曾参与创建中国动物学会。建国后，任同济大学、华东师大教授和生物系主任，曾任上海自然博物馆副馆长、动物馆馆长，中国动物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原生动物学会第一届理事长，国际原生动物学家协会荣誉会员。曾创建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原生动物学实验室和华东师大原生物学研究室。长期从事原生动物“细胞核质研究”，1978年获全国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发表原生动物学海洋放射虫的分类、区系和生态等方面论文多篇。著有《化石》、《人类天演史》，合著《动物学》、《生物哲学》等。

一般人都把这四个名词看成是一回事。不究实质，徒讲名词是谓诡辩，但是既不究实质又不辨名词，是事情一片混乱的主要原因。我国一切事业正处在澎湃前进的改革热潮中，更要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我的一生在这四个名词中打混，从童年起不知不觉已七十余年矣，情不自禁地想谈谈我个人对这四个名词的体会，提出来作为教育改革的参考。

我6岁时私塾老师教我认字、背诵，曾读过《古文观止》上许多文章，特别感到有趣的是头悬梁、锥刺股的“苏秦以连横说秦”，虽不求甚解，却熟读无误。14岁到南京江苏一中求学，一次国文老师也教这篇文章。他只高声朗读，并未讲解，读到最后一句：“苏秦喟然叹曰。人生世上，位势富贵岂可忽乎哉！”他把书一丢，叹出一声：“小人得志。”我当时恍然大悟，这与私塾老师完全不同。迄今思之，前者是教书，后者是教学。中学毕业到北京高师上动植物学课，老师们照本宣读，深感枯燥无味。但是上实验课要我们自己动手解剖，按照实物绘图，要求严格按照尺寸大小比例、形态部位、颜色异同、特点差别来绘图，我当

\* 原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5年第1期。

时对此极感兴趣,认真工作,反面对讲义从未深究。自翁文灏先生带着我多次考察北京近郊山谷的地势结构、河流成因,边走边讲,简直忘路之远近,不知疲劳。丁文江先生也一方面训练我们,一方面要求我们自己锻炼如何获得知识的方法,他笑着要我们锻炼得像吕纯阳仙人的指头,能够点石成金。书本上已有的前人知识,不过作为启发参考的资料而已。他说:“世界上没有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人,任何古人,任何伟大天才,他们所记录的资料也就是书籍,都有他们在时间上、地点上、观察和理解能力上的局限性。一切还是要靠你自己去把大自然的石头点成金子啊!”我这才体会到这是具有教育意义的教学。当年我在北高师求学时的校长是陈宝泉先生,平时讷讷无言,但肃默庄重、态度令人望之起敬。30年代他任河北教育厅厅长,蒋介石弃华北,他以小小厅长竟通电斥责,声震全国。当时我在中山大学任教,在报上读到这份电报,肃然起敬,像陈宝泉先生才真是为人师表、为人模范的人物。1951年,我到同济大学工作,参加每周的政治学习,一次读到毛主席讲的“三十年代回国的留学生只起了留声机器的作用”,急得一身冷汗。于是自我检查,我是否又培养了一批新的留声机器呢?

先生教书,学生读书,局限于旧知识的传授和旧知识的接受,学生仅仅在前人的知识上,人云亦云,这是毛主席所讲的留声机器产生的原因。哥德有句话:“仅仅累积知识仍然是蠢材。”我国旧时社会上有“书呆子”、“两脚书橱”的贬称,也是指的这一批只读书而不明道理的蠢材。如果仅仅着眼于教书,以为通过教书就能使学生获得能力,因此在学校教育上仅仅注意教材,肯定是不够的。何况现在的教材都是集体编写的。集思广益本无可非议,但是各写其写,各专其专,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既无共同一般整体的概念,又无共同一般体会的理论。这正是亚里士多德讲的:“如果一只手从整体上割下来,名虽仍然可以叫做手,但已经不是手了。”如果仅仅在这样的教材上教学,学生最多也只能得些一知半解的东西,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其危害性正是德国谚语讲的:“懂得一点点比完全不懂更危险。”近年报纸上常常报道医疗事故、工厂爆炸、轮船失事,引进外国货时一些国家趁机将其次货以及库存落后的产品欺骗我们,我们也就承受了人家已经淘汰的陈货。天津还曾请人家司机作为培养蚯蚓的专家。最近在印度发生的农药泄漏惨剧,固然美国商人不能辞其咎,但美国化学负责人就印度农药泄漏之事情指出:发展中国家不太严格的安全规定,在人员培养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使这些危险的发生有了可能,也不是一点没有道理的。我们做先生的首先要明了教书、教学与教育不是一回事;做学生的要懂得读书与求学也不是一回事。毛主席讲的“留声机”的产生以及对知识一知半解的学生的产生,我们做老师的不能不负一部分责任。

我总是谴责自己,最多只是在“教”字上着力,以为传授已有旧知识已尽了教育的能事,而在“育”字上却从未下过功夫。对青年人如何培养,如何训练他们能够掌握已有的信息,新获的信息,发现新问题,如何使学生头脑中有扎实的基础理论,手上有熟练的基本技术,用以解决这些新发现的问题,很少着力过。只教不育,似乎是教育工作中很普遍的现实

象。杨振宁教授不止一次地向周总理等领导谈过。欧美人士非常重视基础理论。英国人眼中的日本科学有句话：“日本要进行创造性的科学研究，必须加强基础科学，改革大学教育制度。”美国国会经济委员会的研究报告中有谈及我国基础科学的几句话：“北京利用它有限的科学能力来达到实际的短期目的（如简单的选种和杂交），而不是进行基本的深入的研究工作（如复杂品种的发展），可能证明是妨碍中国农业现代化取得进展的最严重的障碍。中国对基础科学的研究工作的质量也必须大大提高，……而且看来中国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选项。”由于我国所谓的遗传学家对于遗传学和优生学都没有从基础理论深入研究，竟断言内亲不能结婚，我要问问他们，如果选得了良种，将如何才可保持这个良种？在我们教育工作上忽视基础理论的培养是相当严重的。这也是我们在科学工作中创造性成果极少的一个主要原因。

现在我们的科学工作大多是跟在人家后边，模仿人家相类似的问题。为什么不能自己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主要是缺乏良好的观察能力。在“育”的工作中，首先要训练青年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察方法，要对一切事物整体的全部相互关系作综合的观察。一切事物现象不应被看成是静态的，而应当被看作是动态的，是生成着、发展着、消逝着的，应将其看作是运动现象。按着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观察其运动的过程可以从它的现在预测其将来。观察能力的强弱是工作能否取得良好成果的主要原因。每天照读一遍经典著作是毫无意义的，重要的是每天要手、眼、脑并用，进行实际工作，非日日刻苦锻炼不可，这意味着单“教”不行，非“育”不可。

上边讲的是关于如何获得新知识进而获得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的“育”的方面的教育意义，也正是马克思主义者应当估计到活的生活，估计现实中确切的事实，而不是继续拘泥着昨天的陈说。另外，在思想道德行为方面的教育很明显，似乎没有注意到。英国罗素曾提到科学教育对人类的两点贡献：其一就是道德方面，因知识和思想使眼界阔大、丰富复杂起来，驱除固执的学派偏见，去追求时间悠久、天地无涯的宇宙。其二是纯知方面，消除个人私欲，努力在客观世界中，客观地、纯粹如实地观察和推理，排除主观，向事实真理进攻。所以科学是探求真理的工作：探求真理就是破除迷信，打倒神权，否认陈说，排除偏见，建立合乎自然界既真实又全面的理论的革命行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一个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跟着发生，所以这一革命行动，是永远没停止的。但是这种精神不是教书、教学可以养成的，而是真正的教育工作才可培养出这样的青年的。

知识不过是一种工具，更重要的是如何运用这种工具。所以讲人的因素第一，正是因为它为人，才会运用这些工具。我国有句古话：有知难，有识更难，善于运用其知其识则尤难。而如何运用？只能是循序前进、逐步发展、日臻完善的，所谓教育应在这一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一般人称我为“教书先生”，这是千真万确的。因为只是在教书本子，并没有教人学问。六十余年的教书生涯，现在有点体会到教书、教学、教育并不是一回事，而且有本质上

的差别。现在报纸上常常刊登关于教育改革的消息,我也曾仔细阅读,总觉得似乎对于教育的“育”字要特别注意才好。

吃饭不注意饭菜,而讲究碗筷,在教育问题上有这样的偏向。例如研究生的培养问题,研究生的学习年限问题等等。饭菜好些可以多吃一点,这由厨师负责。胃口好些也可以多吃一点,这由吃饭者自己负责。何谓教,何谓学,当明此理。但是食者胃口如何,厨师不负责任;学生不能消化,教师却有培养、训练使学生如何去消化的责任。所以一个教师应兼厨师、医生、父母家人的全部性能。新时代的教师不要求人家尊若父母,但对自己应要求像父母一样的负责。而且教师对学生不应单单顾到他的目前,更要注意到他的将来。糖固然使学生爱吃,但要想到将来会烂牙;石灰不很好吃,但是长骨头的必需品。教师有责任把石灰配到食物里边,让学生很高兴地吃下去。教师应当学习像农民对禾苗、园艺师傅对花卉一样来爱护、培养自己的学生,不仅让他在身体外表上发育得很好,更重要的是在行为姿态上修养得很美。既为人师表,又为人模范。

# 求师之道与求学\*

萧承慎(1905—1970) 1930年毕业于中央大学教育学系,1932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硕士学位。1933年至1935年在英国伦敦大学皇家学院研究教育理论。曾任中央大学教育学系、河南大学教育学系教授,国立编译馆教育编撰,复旦大学教育学系教授兼主任。1949年秋,先后任复旦大学教育学系教授、华东师大教育学系教授,上海教育学会第一届常务理事兼秘书长。1970年7月因“文革”而被迫害致死,1978年公开彻底平反。专长为教育基本理论。有《教师基本素养》、《师道征故》、《我国中学校长制度之探讨》、《普通教学法讲义》、《分改及记分制度》、《教学法基本概念检讨》、《教学原则检讨》等论著。

## (一) 求师与求学

我国先哲自古法天,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故学贵自得,学贵能自求师。<sup>①</sup>书曰:“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己若者亡;好问则裕,自用则小。”<sup>②</sup>又曰:“德无常师,主善为师。”<sup>③</sup>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sup>④</sup>《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子贡曰:“夫子焉不学?而亦求何常师之有?”荀子曰:“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谄谀我者,吾贼也。故君子隆师而尊友,以致恶其贼。”<sup>⑤</sup>王通曰:“虽天子必有师,然亦何常师之有,唯道则存。”<sup>⑥</sup>韩愈曰:“圣人无常师。”程子曰:“师无定体。如何是师?见彼之善,而已效之,便是师也。”关尹子<sup>⑦</sup>曰:“圣人师蜂,立君臣;师蜘蛛,立网罟;师拱鼠,制礼;师战蚁,置兵;众人师贤人,贤人师圣人,圣人师万物。唯圣人同物,所以无我。”<sup>⑧</sup>又曰:“善弓者师弓不师羿,善舟者师舟不师稷,善心者师心不师圣。”<sup>⑨</sup>斯皆言学者当自强不息,而师于宇宙万物。能

\* 本文节选自《师道征故》,文通书局1944年版。该书为萧承慎教授在抗日战争时期著于重庆。

无处不学，而师于宇宙自然，则可聚善积学而至大成矣。正如《吕氏春秋·用众》（一作“善学”）篇所云：“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无丑不能，无恶不知。……天下无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夫取于众，此三皇五帝之所以立大功名也。”教育之最后阶段，在不施教育；教师之最后成功，亦在无所用于教师。真正之教育于夫教育之最后阶段，皆为自我教育。自我教育即在能自强不息，非惟师言是守，而抱残守缺也。此亦即贵能自己求师之意，而即真正求学之意也。求师既以“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为取舍，即师之与道当不可须臾离也。为师者，应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以斲得跻于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之境，终日乾乾，进德修业，以身率教，而其教方可期于无教矣。

## （二）“一字师”与“经明行修”

昔时科举以诗文抡才，文人更以字句雕琢鸣世。撰文则标榜如《吕氏春秋》之悬诸国门，千金不易一字；赋诗则诗人自谓“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sup>⑩</sup>“吟成五个字，用破一生心。”<sup>⑪</sup>是以有“一字师”之佳话。<sup>⑫</sup>以之配置得一善则倦倦服膺之求学态度，固可谓佳话，然不足以语为师之道也。以为师之道言之，《学记》谓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荀子为师术有四，而博习不与焉，是则一字一技之长实不足以为人师也。近世主持教育者有因求全之难，进而主张苟有文字技艺之长，皆可不妨为人师。如谓教员应以学诣为主，其在校外之行动，则悉听自由，不必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又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其所授为外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不妨听之。嫖赌娶妾等事，进德会所戒也，有喜作恻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亦不妨姑听之。夫人才之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也。此种主张，颇有以记问之学视为师道之本质，着重在优于讲授知识，传习生活之工具，而有异于古代师道之遗风。道德有于身，着重在孳孳矻矻于情意之培养，根本导人以一种生活。历代虽尊崇人师，然“文人无行”之讥亦流播众口。更有“名士风流”之说，多非指“真名士”之崇尚自然，率任天真、举止萧散、品格清高，而乃谓“假名士”之浪漫无羁、放纵恣肆、猥亵龌龊、佻傥怪诞。故昔日称师，不曰文人名士，而曰师儒，盖有以也。文人名士固多有为师者，亦多有术而无德者，然于师道则咸认为以德行为重，此种主张则公开否认师道之德行要素矣。师道于今尤为陵夷，真有“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之慨矣。（韩愈《师说》此二语最有问题，易生误会）。揆之现时学术千门万类，自非一人之所能洽闻博学，以某一类学科言之，弟子可不必不如师，但教师当时正在传授之学科，必须其弟子所不能如，否则贼夫人之子耳。以德行之言，教师之一般重要品德，必须贤于当时正在受教之弟子，于其专业之伦理为尤然，否则师无以传道，盖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也。以求学之态度言，“一字师”可成为佳话，弟子可不必不如师。师亦不必贤于弟子。就为师之道言之，殆不可有有学诣而德行之师。《易·系辞》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师道与德行固不可分也。

世人赞师，常喜引征“经明行修”之说，缘历代之为选择师资之标准，且以之为敦风励

俗之本源也。《汉书·王吉传》言：“陈咸荐骏贤，父子经明行修，宜显以励俗。”《后汉书·寇恂传》言：“恂经明行修，名重朝廷。”《三国志魏志·张郃传》言：“郃虽武将而爱乐儒士，尝荐同乡毕湛经明行修，诏……擢湛为博士。”《高柔传》言：“今博士皆经明行修，一国清选。”《唐书·归崇敬传》载崇敬上疏言国学之制，主张选择博士之标准，为“依凭章疏，讲解分明，注引旁通，问十得九，兼德行纯洁，文词雅正，仪形规范，可为师表者”。此即言博士必须经明行修也。《宋史·职官志》载哲宗绍圣元年“诏，内外学官选进士出身及经明行修人”。《新元史·虞集传》载仁宗时“会议学校”，虞集乃上议“宜使守令求经明行修者，身师之，庶有所观感”。《日知录》“教官条”引《孟县志》载：明太祖定天下，“诏府卫州县各立学，置师一人或二人，必择经明行修者署之”。《清会典·事例》载：乾隆二年谕：“凡书院之长，必选经明行修足为多士楷模者，以礼聘请。”

上所拮据，不过就史册所载，略录数例，以说明我民族对于择师架筏所遗之宝贵教训耳。前代贤哲更以经明行修之士，为敦风励俗之本源。司马光《资治通鉴》曰：“教化，国家之急务也，而俗吏慢之；风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光武……敦尚经术，宾延儒雅，开广学校，修明礼乐。……继以孝明孝章迺追先志，临雍拜老，横经问道。自公卿大夫至于郡县之吏，咸选用经明行修之人，……是以教立于上，俗成于下。其忠厚清修之士，岂唯取重于缙绅，亦见慕于众庶。鄙污之人，岂唯不容于朝庭，亦见弃于乡里，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顾亭林《日知录》论两汉学风亦曰：“光武……尊崇节义，敦励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至其莫造，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踏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故范曄之论，以为桓、灵之间，君道秕僻，朝纲日陵，国隙屡咎，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而权强之臣，息其阋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儒林传论》）。”“所以倾而未颓，决而未溃，皆仁人君子心力为之（《左雄传论》）。”可为知言者矣。风俗之厚薄，世运之盛衰，既系于能否崇奖经明行修之士以教于上，则对于虽学诣深湛，而品性蹶驰之士，其不可听其任教化之责，是凡负教化行政责任者，不可不察乎此矣。

### （三）师道之重心

师道之重心，在为师之道，缘师之尊，以其能经明行修，理胜义立。师严然后道尊，师不能严以自律，则道无以尊；道不尊，则师亦无从得而尊矣。师道之不尊，其来也渐，苟能砥砺廉隅，遗生行义，强毅以与人，则天子所不得而臣，诸侯所不得而友矣。人必自海然后诲人，遣礼释义，而欲人尊之也，不亦难乎？顾炎武谓：“师道之亡，始于赴部候选。”固恶其为“驱迫廉勃，奖成浇竞”<sup>⑩</sup>，实亦由于为师者之遗礼释义也。往教者不化，自卑者不听，处不化不听之势，而欲道之行，身之尊也，将何由而得哉！

韩退之感于古之学者必有师，圣人无常师，因而力言求师之要，此固益矣。然非人人抗颜为师，或人人知所相师，即可恢弘道者也。师知所存本在于道，而人知相师，亦以通其业、成就其道德为鹄的，如师不如或不贤于弟子，将焉用之。故欲昌明师道者，当谓“业患

不能精”，“行患不能成”，<sup>④</sup>无患人之不事师也。苟其能吐辞为经，举足为法，绝类离伦，优人圣域，则近者必歌讴而乐之，远者必轔蹶而趋之。孔墨非生当治隆之三代，乃遭遇乱极之东周，其能徒属弥丰，充满天下，生则服役，没则尸祝者，胥由于孔墨之贤，万流所仰止也。是则尊师，必须有可尊之师；相师，必须有可相之师，故曰师道之重心在为师之道也。

师道之重心，在为师之道，故师道之失其尊严，乃为师者有以致之。黄宗羲<sup>⑤</sup>著《续师说》、《广师说》，尝感慨论之矣。《续师说》曰：“嗟乎！师道之不传也，岂特弟子之过哉，亦为师者有以致之耳。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道之未闻，业之未精，有感而不能解，则非师矣。本无可师，强聚道路交臂之人，曰师曰弟子云者，曾不如童子之师，习其句读，巫医乐师百工之人，授以艺术者之有其实也。传道授业解惑，既无所藉于师，则生不为之怜，死不为之丧，亦非过也。遂以为古之师弟子者皆然，而使师之为道出于童子巫医乐师百工之下，则是为师者之罪也。今世以无忌惮相高，代笔门客，张口辄骂欧、曾，兔园蒙师，摇笔即毁朱陆，古人姓氏，道听未审，议论其学术文章，已累幅见于坊书矣。乳儿粉子，轻儇浅躁，动欲越过前人，抗然自命，世无孔子，不当在弟子之列。盖不特耻为弟子，相率而耻不为师。吁！其可怪也。若是则师之为道，人心之蠹贼也。吾唯恐其传也矣！”《广师说》曰：“自科举之学兴，而师道亡矣。今老师门生之名遍于天下，岂无师哉！由于为师之易，而弟子之所以事其师者，非复古人之万一矣，犹可谓之师哉？古人不敢轻自为师。以柳子厚之文章，而避师之名。何北山<sup>⑥</sup>为朱子再传，而未尝受人北面，亦不敢轻师于人。昌黎言李翱<sup>⑦</sup>从仆学文，而李翱则称吾友韩愈，或称韩退之，未尝以为师也。象山<sup>⑧</sup>为东莱<sup>⑨</sup>所取士，鹅湖之会，东莱视象山如前辈，不敢与之辩论，象山对东莱则称执事，对他人则称伯恭，亦未尝以为师也。……嗟乎！师之为道，慎重如此，则所以事其师者，甯聊尔切烦辱之事，同于子姓。……此其事师，曷尝同于流俗乎！流俗有句读之师、有举业之师、有主考之师、有分房之师、有举荐之师、有投拜之师，师道多端，向背攸分，乘时则朽木青黄，失势则田何粪土，固其宜也。”人之不事师或世之不闻有师，亦为师者有以致之。胡承诺<sup>⑩</sup>著《言教篇》<sup>⑪</sup>，曾喟然有言：“所贵乎师者：知博而不杂，行修不怠，气清而容肃，年耆而踰等；三纲五常之所出，河图洛书之所在。若然者，虽在千里以外，犹担簦而往从，况其迩者乎！……其或记丑而谬，行孤而坚，齿尊而德薄，义理辟而不衷，诵说陵而不贯，枉道而徇人，曲学以阿世，只欲博其徒从，丰其枝附，峻其壇宇，作其声价，以相称誉，以相诋訾，以相荐扬，以相掩抑也。若此者，虽北面事之，去之恐不速，况其远者乎！……”

#### （四）为师之道

为师之道，端在德行道艺有于身，而超于其类，拔乎其萃，聪明睿智，皆如泉源，砥节砺志，行可仪表，以身率教，而为人之模范也。《学记》言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荀子曰师术有四，博学而不与焉。自汉氏以来，又有经师易遇人师难遭之说，此乃经师仅及乎道艺，而人师则需德行道艺兼备。故历代言师资者，咸曰经明行修，而以行修尤推首要。盖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潜移默化，存乎德行。能以身为正义者，则其攻人心之恶，正人心之不



中，不俟鞭策，而使人深切感悟，喜然乐从，教化所被，无思不服矣。是以古昔师儒之砥节砺行，莫不知微慎独，忠信笃敬。潜心至圣，耆艾而信。其守道崇礼，戴仁抱义之精神，诚富贵所不能淫，贫贱所不能移，威武所不能屈。浩气沛然，充塞宇宙，审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其博学强记，则莫不博通典籍，温故知新。守约得要，知微而论。考前代之宪章，参当时之得失，收文武之将坠，拯微言之未绝，允矣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师儒既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洵能日就月将，缉熙于光明，而臻乎经明行修之境矣。成身莫大于学，故其为学则学而不厌，不耻下问，无常师，师万物。利人莫大于教，故其为教，则有教无类，爱才如命，诲人不倦，循循善诱。是以先觉觉后觉，闇者求于明，而师道立矣。

有德者必有信，唯耻其言而过其行。故师儒虽以身教，而不废言教，仅时然后言耳。故其有言也无不尽心，其无言也无不与。不枉材器，不失机候，不废词说，不易规矩。如之何之谓时，当求之于教术。故《学记》谓能知教之所由兴废，及知至学之难易而知其美恶，博喻诵说，不陵不犯，然后方可为人师。又大学之法，当其可之谓时，更有善问者如攻坚木，善待问者如撞钟之喻。其重视教法者，良有由也。昔日孔子对弟子之个性，剖析毫芒，能察其所安而因材施教，由其愤悱而施以启发，是以沮僇大盗、愚鲁辟喑，皆成名贤。孟子言教，亦主多术。盖唯富有教学艺术之教师，始能如一雨润草木，一风吹万物，斟酌化导以其间，不强致，不意求：宽以俟之，微以相之，和以来之，悦以动之；使学者容貌词气，动静俯仰，皆有踊跃亲善之意，而后与师无闲以致圣化矣。可见教学技术之亟应求也。

然而古时颂扬伟大之教师，尚不曰经明行修，亦不曰方法神化，而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而曰汪汪若千顷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浊，而曰风月无边，庭草交翠，其以教师全部人格对他人之反映而立言者，盖教学一事，至广大，极精微，浑沦深致，教师日常居处，举手投足之间，莫不具有潜移默化之功用，不可量也，无能名焉。

### （五）尊师之道

自古莫不尊师者，一则重道敬学，乃能化民成俗，建国兴邦；一则崇德报功，始可敦厚世风，振奋群伦。为师者固志在谋道不谋食，安贫以乐道，淡泊以明志，亦不矜傲己物，自鸣清高，然其受世之优礼厚遇，人不以为泰者，盖其能疾学厉行，即身示教，虽“师无当于五服，五服弗得不亲”。<sup>②</sup>人人之国而利人之国，人人之家而利人之家，世人固理应有以“食功”<sup>③</sup>也。师有利人成身之德，建国兴邦之功，其德与功可谓至矣，宜乎其生死皆应享至尊至礼也。俗语有谓，“不敬师长，雷殛火烧”，殆鉴于不尊师者，其人必为盗、为贼、为乱、为怪、为诞，是乃人之大殃，遂不禁深恶痛绝。《荀子》曰：国将衰，则贱师而轻传；《吕览》谓古之圣王未有不尊师者，是则今之为政者，苟欲确立法度，推明政教，当知勉旃！

师长有尊，因为天经地义，而师弟子之道，则兼有父子兄弟朋友之道，当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处之，而不可一概言之，如对可易之师与不可易之师，皆必欲严昭事之三而等生身之义，则责者罔而施者亦不由衷矣。

古代大师固多接弟子以严毅，科条悉备，以尊严师道，然非专以尊严为教也。程颐<sup>④</sup>